

奋进40年 逐梦新征程

漯河建省辖市40周年优秀征文选登

一脉匠心传薪火 方寸纸墨记城兴

■韩凯丽

1986年，漯河正式升格为省辖市。这座依偎在沙河、澧河怀抱中的内陆小城自此拔节生长。

漯河日报社印刷厂的四十载蝶变，正是这座城市成长最鲜活的缩影。一台台印刷机的迭代，一张张油墨飘香报纸，一代代印刷人的执着坚守，记录着城市岁月变迁、承载着时代奋进脉搏，以方寸纸墨记载着漯河升格省辖市四十年的发展华章。

1987年，那时我尚未出生，听老一辈人讲，当时的漯河刚刚升格为省辖市一年，百废待兴。面对开局诸多难题，漯河人迎难而上，决定筹建自己的印刷厂。创业之路满是荆棘与艰辛，完全是“三无”开局——无专属场地、无专业设备、无技术团队。但创业者秉持着敢闯敢干、务实图强的初心，没有条件就创造条件，没有基础就从零开始。功夫不负有心人。1987年9月1日，凝聚着创业者心血、承载着漯河城市温度的第一版自印《漯河报》问世，自此点亮了漯河本土印刷的星火，开启了漯河人以墨传声、以纸载史的征程。

初创的岁月是与艰苦为伴、与拼搏同行的岁月。随着漯河县区经济逐步复苏、城乡发展稳步提速，《漯河报》的发行量、出版期数逐年攀升。为跟上城市

发展步伐，1991年，报社印刷厂果断淘汰老旧手动照排设备，引入先进微机照排系统，彻底告别了“铅与火”的传统印刷时代，迈入数字化排版新阶段。在产能升级的同时，业务版图也不断拓展——1990年新增八开胶印机，设立机要室，承接全市各类机要文件、资料印制工作，在保障党媒宣传主业的同时，扛起了服务地方政务的责任。

初心不改，步履不停。1992年，报社印刷厂为顺应市场经济发展，开启独立经营、市场化运营的全新模式，正式走出安稳舒适区，主动拥抱时代变局。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漯河，城市建设提速、市场活力迸发，各类商业宣传、书刊印制需求激增。立足市场刚需，报社印刷厂更新设备，先后淘汰落后轮转设备，购入“北人”“上人”系列大型双色胶印轮转机，印刷质量与生产效率实现质的飞跃。

那些年的报社印刷厂全天运作。为了保障大批外地企业宣传品印制需求，印刷工人两班倒、连轴转，饭菜直接送到车间。大家铆足干劲、全力以赴。凭借精益求精的品质、务实高效的服务，报社印刷厂的业务范围持续扩大，不仅承接全市机关、学校的报纸杂志印制，还与河南各大出版社深度合作，批量印制各类书籍读物。

实干终有回报，拼搏不负韶华。1996年、1997年，报社印刷厂连续两年利润突破百万元，人均利润稳居全省同行业前列，成为市级报印刷行业的标杆。1997年，全省各省市报纸印刷厂家经营管理经验交流会在漯河召开，四面八方同行业同仁前来取经。小小的报社印刷厂在全省打响了品牌，迎来了高光时刻！

迈入新世纪，漯河城市发展日新月异，产业转型、城市提质、民生改善齐头并进，报社印刷厂也顺势而上，迎来跨越式发展的春天。报社印刷厂引进进口“洛克比尔”双面四色彩印机，完成印前系统全面升级，实现彩色印刷全流程配套，彻底完成印刷业务、产业结构、生产技术的根本性变革，一举确立了豫中南地区彩报印刷、文图处理、印前制作的领先地位。

立足全新发展阶段，报社印刷厂确立“依托党媒、立足市场、提质增效、创新跨越”的发展思路，内抓管理、外拓市场，2005年企业通过ISO9001:2000管理体系认证，以标准化管理筑牢品质根基，以优质服务擦亮企业名片。坚持“人才兴企、技术强企”，常态化开展技能培训，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培育出一批懂技术、善创新、肯担当的骨干队伍。2011年，高精度、高效率的高斯

M40报印轮转机落地投产；2012年，滨田四色彩印机正式投入使用。智能化、精密化的先进设备，让《漯河日报》的印刷质量常年稳居全省报业印刷“精品级”行列。

…………

四十载潮起潮落，时代车轮滚滚向前。岁月更替、兴衰轮回，新媒体时代悄然到来，媒介传播格局发生革命性变革，纸媒行业遭遇严峻挑战，印刷行业市场持续萎缩，报社印刷厂产值较巅峰时期大幅回落。加之其他因素，报社印刷厂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

困难面前方显初心本色。四十年来沉淀的实干精神早已融入企业血脉。纵使市场遇冷、经营承压，漯河日报社印刷厂全体职工始终坚守初心、不负使命，在报社党委的引领下，以党建为引领、以品质为根本，稳住生产大局、守护党媒底色……

一台印刷机的迭代，见证一座城的崛起；一纸墨香的传承，承载四十年的荣光。从1986年到2026年，漯河升格省辖市的四十载，是破茧成蝶、日新月异四十载，是实干笃行、逐梦奋进的四十载。漯河日报社印刷厂的发展史，是漯河万千企业砥砺前行缩影，更是沙澧大地自强不息、蓬勃向上的生动写照。

我在漯河十三年

■梁 怡

2013年盛夏，我背着行囊走出漯河火车站。热浪裹挟着喧嚣扑面而来，站前广场人头攒动，三轮车夫热情地吆喝着。我坐上一辆“嘚当”作响的三轮车，一路颠簸驶向那个未知的将来。那时的我不知道这座城能否容下我的梦想，只是懵懂地随着人流上车。一转眼，十三年的光阴已过，我也在这座城市扎了根，把这里当成了第二故乡。

入职培训时，老师的一句话深深烙印在我心里：“漯河的名片是‘食品’。”那时的我还不懂这座城市的厚重，只知道它头顶“中国食品名城”的光环。后来我做了银行客户经理，骑着电动车跑遍了漯河的大街小巷。我的客户名单里，一半是双汇的上下游企业，另一半是散布在各乡镇的食品作坊。我见过裴

城镇、新店镇的脱水蔬菜车间，也见过召陵镇大徐村的瓜田和临颍的辣椒地……客户的纯朴和真诚，让我至今难以忘怀。

这些年，我亲眼见证了这片土地的蝶变。当年那些不起眼的农户，如今已延长了产业链条。如临颍县的辣椒、龙城镇的鲜桃、大徐村的西瓜，这些不再像过去一样论斤来卖，而是变成了辣酱、罐头、果脯出售，线上线下同时开售，成了带动一方经济的“金疙瘩”。漯河这座城市似乎天生就带着一种“把食品做到极致”的基因，务实而坚韧。

城市的面貌也在悄然变化。我刚来时租住的民房，如今已拆迁变成了高楼大厦；曾经荒芜的沙澧河堤，如今已变成风景区。无论春夏秋冬，沙澧河风景

区里的花草总是修剪得精致有序，让人身心舒畅。我常沿着河堤散步，看彩虹桥的轮廓在水中荡漾，看老大桥加宽改造后焕发新生，看新建的牡丹江桥现代而时尚……

如果说事业是根，那么家庭就是叶。在这里，我娶了一位温婉的漯河姑娘。我们在会展中心附近安了家，从租房时的憧憬，到真正拿到不动产证那一刻，这座城市给了我们实实在在的底气。随着阅历的增长，我渴望更广阔的天地。后来，我考入纪检监察系统。以前，我要守好百姓的“钱袋子”；现在，我要护好公权的“规矩线”。

最让我触动的是父母的转变。刚接他们来漯河时，老两口总念叨“住不惯”，担心养老不方便。可没过多久，他们就被这座年轻城市的温情留住了——

完善的养老设施、家门口的游园、四通八达的公交，让他们迅速融入这座城市。如今，父亲每天早上准时去会展中心打太极拳，母亲则去沟张菜市场挑选新鲜的蔬菜。前几天翻看母亲的微信，头像已经换成了她在彩虹桥下的留影。一回老家，父亲总会跟老友感慨：“漯河人热情、办事快捷，城市经济发展快，风景更是美不胜收。”

前几天出差，我在高铁站乘车时看到，车站广场上井然有序，整个车站建得大气磅礴，到处呈现着现代食品元素的设计感。那一刻，我恍惚了——那个曾经让我感到陌生的异乡，早已成了我离不开的故乡……

沙澧河水奔流向东，带走了我的青涩，留给我的是一安稳。我愿继续做这城中的一粒沙，与这片热土共赴明天。

华灯初上时 晚霞铺满天

9月2日傍晚，我市上空出现绚丽晚霞。满天的流光与初上华灯相互映衬，绘就出一副秋日城市的别样风景。

本报记者 杨 光 摄



人在旅途

■刘保铨

今年盛夏时节，我到山西省晋城市陵川县古郊乡昆山村避暑，在这里度过了一个月的美好时光。回来后，心中满是难忘的记忆。

昆山村是一个隐藏在南太行深处的古朴村落，位于王莽岭景区北侧山腰，海拔1600米。它因壮丽的自然景观、昆山挂壁公路和夏天宜居而闻名，吸引大量游客前来打卡、避暑。

从前，由于交通闭塞与世隔绝，昆山村村民生活极度困难，因而他们渴望开山凿洞与外界连接起来。上世纪六十年代，村民发扬“愚公移山”精神，经数十年艰苦努力，一凿一锤，开凿出了昆山挂壁公路，满足了村民出行、运输、看病、求学的需求，成为村庄的“脱贫路”。昆山挂壁公路全长2300米，以“险、奇、美”著称，一侧是坚硬的山体，一侧是刀劈斧

削的悬崖峭壁。公路依山体开凿，部分路段坡度超30度，有多处急转弯和回头弯，最窄处2.1米，限高2.2米，仅容单车通行。崖壁上开凿有150多个用于排渣采光的天窗，远望望去像一列火车趴在山峭壁上。

昆山挂壁公路的进出口在王莽岭景区的山门附近。驾车驶入进口，经过昆山隧道，穿过镶嵌在悬崖绝壁的挂壁公路，再走近十公里的盘山公路，就走进了山清水秀、森林茂密、夏季平均气温只有二十多摄氏度的古村落——昆山村。

漯河人与昆山村的缘分要追溯到十多年前。当时漯河自驾游协会组织一批会员到南太行一些尚未开发的景区游玩，他们在昆山挂壁公路的尽头发现了隐藏在大山深处的“世外桃源”昆山村，被这里的美景深深吸引，一住就是数十天。当时脱贫致富的春风已吹进了

昆山村，村民纷纷开始在闲置的山坡上建起颇有特色的农家院。但由于交通不便、建筑材料匮乏，再加资金不足，致使一些待建的农家院烂尾。来此游玩的漯河人发现这个情况后找到了商机，通过昆山村委会与村民协商，对农家院进行投资，建成后合伙经营。目前，村内有民宿客栈40多家、床位3000多张，夏季日均接待游客4000余人。

每年麦收过后，静谧的昆山村就开始热闹起来，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纷纷“迁徙”到昆山村。今年7月初，我跟随“迁徙”大军到昆山村避暑时，农家院床位告罄，后来在漯河老乡微信群发信息，在老乡帮助下才找到了住处。在昆山村消暑的一个月内，我不仅碰到了漯河十多名久未见到的朋友，还结识了郑州来的老李、开封来的老张、新乡来的老王……早上我们一起爬山，上午打牌下棋，晚上或散步纳

凉或唱歌跳舞，不知不觉就结束了一天快乐的日子。每当聊起昆山村避暑感受时，郑州的老李就会背起顺口溜：“山青青、水碧碧，小河弯弯绕村子。退休大哥和大姐，消夏纳凉住山里。不催娃、不赶场，远离喧嚣与热闹。静心养生无烦恼，幸福日子万年长。”穿村而过的昆山河也给我们带来了快乐，每天下午拦河而建的自然游泳池成为大人孩子戏水的游乐场，小朋友打水仗，大人游泳健身。在清澈见底的游泳池中游泳，看到云影在山坡上漫步，阳光穿透叶隙，在水面上洒下碎金万点。风过时，光影摇曳，仿佛整条小河在轻轻呼吸，真是美不胜收。

昔日仅靠一条挂壁公路与外界连接的昆山村，如今又多了一个出口。在山西陵川县与河南辉县市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开通了“一脚踏两省”——昆山村与河南万仙山景区的安全通道。在万仙山景区提前报备后，可横穿景区直达昆山村，既方便了游客出行，也促进了两地互通有无、共同发展。

美丽的昆山村正以它独有清凉与淳朴迎接八方来客，也把大山深处的幸福故事讲给越来越多的人听。

红尘百味

一碗滋味慰平生

■李玉冰

曾经，觉得一位作家的话很有哲理，大意是人活着不是为了吃饭，而是吃饭是为了活着。但仔细思量，享受“吃饭”不也是一种人生滋味？

小的时候，我似乎没体味过吃饭的惬意。记忆最深刻的是“75·8”大洪水后的那个中秋节。父亲买了一块肥肉，用炼过油后的油渣几下了一锅母亲擀的面条。那个香啊，真是人间美味！年幼的我一下吃了五碗！美味是享受了，可后果很不堪。饭后不久我就肚子疼得难受。于是父亲带我去医院。走到半路，我一下子吐了，肚子就不疼了。父亲说：“出去别给人家说，好像没吃过东西一样，下作。”

上大学那会儿，我才真是体验了“吃饭”的滋味。那时，正值青春情绪敏感期，得意了吃，失意了吃，似乎非此无以抚慰不平静的心绪。偶尔得了几块钱的稿费，吃！郑州大学东门外的羊肉汤泡馍、南门外牛肉拉面，再配两个小菜、一瓶啤酒，什么人间悲喜都抛到了九霄云外。那几年，桃园路一街两行的小店，我几乎都吃遍了。

大学刚毕业那会儿，沙北这块儿还没有卖啥吃的，也就是几个热干面摊儿，如何喂肚子倒成了个不大不小的问题。同事送了个烧水杯子，于是便煮方便面吃。那时觉得真是好吃，很香，很香！

粥汤，剩下的都归我美美享用。

橘色灯光下，我一边喝着红薯粥，一边就着母亲腌制的萝卜条，滋味妙绝，不仅调动起我的味觉，也鲜活了我的记忆。想起很多年前的冬夜，我们一家四口围着餐桌吃晚饭的情形，我和弟弟还是小孩子，父亲母亲也年轻，一种感觉从记忆深处蔓延开来，直抵心间。我只觉鼻头一酸，说不清是幸福还是酸楚……

煮红薯粥时也可以放些大米或小米，别有滋味。但不宜再冲面糊，两两组合慢熬就好。我不喜欢太杂的食物，就像穿搭时全身不宜超三色。我的煮粥原则亦如此。冬天多食红薯粥，其余季节多煮白粥，此白粥即白面粥，老家话称寡稀饭，再直白点儿就是水里除了面粉什么也不放。

别看配料简单，煮好却不易。一碗好白粥，精髓在一“滚”字，必经九九八十一滚，直至熬出奶油黄、麦子香。还要控制好火候，谨防溢锅。滚不好的白面粥有面腥味，非常难喝。“白粥若煮得好，能降火去燥，堪比人参汤。”这是我的一位高中班主任挂在嘴边的话。

正是这些家常的温柔小粥，滋养了我的童年和少年，也滋养了我的青春。转眼三十多年过去了，这温柔的小粥包容了人间万千滋味，越发显得醇厚了。于是我便有了这样的感悟——我们的人生不过是从一碗粥出发，初时用柴火和粮食慢慢煮出故乡的馨香，煮着煮着，加入远行的霜华和他乡的月光，于是我们就拥有了另一碗粥。而途中所有的跋涉和恩怨，都将在这碗粥的温柔里得到宽恕，并获得重生。

“人间有味是清欢。”或许真正的幸福从来不是什么山珍海味、大鱼大肉，尤其对于长年漂泊历经风霜的人来说，人间至味莫过于一碗温柔的粥了吧。念子毕生所求，不过是寻一个似粥温柔的人，共享三餐四季。

后来小李庄丫头有了一家饸饹面摊儿，小碗一块五，大碗两块，面筋道清爽，汤浓香可口，再舀一大勺辣椒，多多倒醋，那个香辣酸爽，叫人吃出一身汗来。闭目回味，真像是那个拉车的样子。

上世纪末那几年，咱漯河时兴吃火锅。那辣得够味！只吃得嘴角起泡肚子疼吃着药还要继续吃。当然，胡辣汤是早餐不可或缺的了。还有一阵子盛行吃狗肉喝药酒，直吃得内热上火喝了好一阵子中药调养。

如今年岁渐长，享受不了那些重口味了。不过也好，人生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的兴味，一碗粉浆面条、芝麻叶手擀面也足以抚慰日趋宁静的心灵了。



图片由AI制作